

L 论古通今

长江送来一片湖

■ 汪彦

读开州，说开州，写开州，绕不过汉丰湖。开州甘愿以它1800岁的泛黄历史做基座，托起不到18岁的青葱汉丰湖，仿佛一条河流风行万里，不为归期，只为大海；一个微笑跨越千年，不为远方，只为遇见；一缕晨光穿过长夜，不为光照，只为信念。

我曾多次凝视汉丰湖。

汉丰湖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我知道它在沉思。微风簇浪，满湖泛金，我知道它有话要说。当它像庄稼地里的麦浪一浪盖过一浪的时候，我知道它是想放歌了。

面对汉丰湖，思绪也会变得潮湿。那些过往，那些心事，会沿着岸边水草，湿漉漉地爬上心头。

16岁的时候考到开州城里求学，20多岁的时候考到城里工作。前前后后，我在这里度过了将近10年的时光。

日子向前推移，我跟小城一起随着季节流转。过了春天，过了夏天，过了秋天，过了冬天，城里九街十八巷的石板路已然全部走过；十字街的卤菜，得月楼的锅贴，内西街的老亲娘包面，黄桷树下阿庆嫂的土菜馆，闭着双眼都能走到；所有能够精准定位的地名，诸如老关嘴、西津坝、滴水岩、绣衣池、福音堂，早在心里把它们盘出了包浆。

开州城确实很小。

小城自有小城的简单与温情。长年枕着巴山宽阔厚实的胸膛，任日升日落，千峰竞秀，看帆影点点，百水汇流，小城的日子就像缓缓东流的三里河一样波澜不惊，小城的节奏就像青石板街上老叟的步履一样不疾不徐，小城的心态就像户前日光下老大的神情一样宁静祥和。

没有高楼林立，视野不被遮挡。城里任何一栋楼房，几乎都一眼望到郊区，都能看到碧绿的菜畦。晨光之中，总有菜农，担着水桶，提着水瓢，到东河南河舀水洗菜地。菜农种菜，孜孜矻矻，形如往版面上摞字，剔除杂草，便是挑出错别字，浇水施肥，是润饰文字。

连接郊区与城区的是南河大桥。进城出城仅此一桥，是实至名归的咽喉重地。然而并无多少车辆来往，将两岸风光和俗世生活渡来渡去，成为大桥的重要职能。城里的子曰诗云风花雪月需要向外流布，乡间的陈芝麻烂谷子想来感染市声，都须在此万踪归一，擦肩而过

之后，再各奔前程。

曾经的居所叫绣衣池，我的楼栋是这片区域唯一的高楼，得以居高临下。俯视四周，从晚清的木板房到民国的砖墙房，从菜市场到旧教堂，屋檐接着屋檐，瓦片挨着瓦片，连成青灰一片。公鸡打鸣的声音，大人喝斥小孩的声音，锅铲翻炒碰到铁锅的声音，外加淡淡墨墨的蜂窝煤轻烟，不时透过房顶瓦片，一阵一阵一股一股，向天空弥散。

简单朴素的人事都能自带光芒。

出门上街，五步一点头，十步一寒暄。那个声音很大鼻上缀有几颗雀斑的女屠户，又一手拿着刀一手在肉扇上比划，反复征求老年主顾的意见：从这里划要不要得？那位驾着嘟嘟车声音沙哑叫卖凉粉凉面豆腐脑的，还是不用手收钱，估计他是怕钱脏手，老用一双筷子夹钱，大钞小钞轻车熟路地在两根筷子间梭来拣去。那位智力多少有些缺陷口齿不大爽利的中年男子，还是坐在自己的旧书摊边认真看书，每当顾客淘好了旧书并叫一声“收钱”，他才会抬一下头。三角坝那位“罗汉肚”依然一边拍着自己的肚皮，一边吹嘘：有次去红旗缝制社做裤子，量完尺寸，走出几百米了，裁缝师傅气喘吁吁追上来说：“对不起，刚才量错了”，当街复核，量出的结果跟此前一模一样，还是腰围三尺一，裤长二尺七。木柜台又高又长的中药铺，那位老先生手中的戥子秤其实可有可无，无论甘草白芍还是沙参贝母，他都一抓准。

南山、迎仙山、凤凰山、铁峰山，开州城四周被山包裹。被山包围久了，不少人想冲出包围。最能激起开州人征服欲望的，是东面的铁峰山，俗称大堰口。大堰口高深莫测，然而翻过这道高高的“门槛”，就能到达万州，到达长江，去见证“万州有个钟鼓楼，半截插进天里头”，去感受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”。交通不便，翻山很难，然而开州人前赴后继，“大堰口，大堰口，开州男儿往外走”。

山外来风不时席卷小城，外出闯荡的越来越多，抵达的里程越来越远。在外务工的人，亲帮亲、邻帮邻，竟然形成北京开馆子、上海拆房子、广东建厂子、海南造房子、新疆包场子等“五子登科”。

我能做到的，就是不断发现和发表“开州打工仔一年寄回10个亿”“一年寄回20个亿”。一年，把笔下的老亲娘、阿庆嫂、嘟嘟车、中药铺整理成集，拉上长长的横幅——“本土

青年作家签名售书”，居然当街卖掉8000余册。

二

山不转水转。石头不转磨子转。

祖祖辈辈翻山越岭去看长江，有谁能想到，有朝一日，长江会以如此独特的方式前来，还捎带一份大礼。

如果设置为一段剧情，布景应该是黄昏。落日余晖，倦鸟归巢，牛羊归栏，烛龙之手划过长空，“嗖呀”一声拉下天幕。

白日的喧嚣就此谢幕。一天的时光就此谢幕。一段历史就此谢幕。

现实却是午后。

2007年11月15日午后3时，短促的爆破声起，前后不足5秒。凤凰山轰一回头，只见一股烟尘冲天而起，开州老城应声倒下。随着这“最后一爆”，开州老城只留给市民一个“开州古城”的名号，以及与之相关的无尽念想。

一米、两米……水位一点一点上涨，淹没了老城遗址。水位继续上升，凤凰山脚已为泽国。

因为三峡工程，因为平湖蓄水，长江水顺着支流逆行倒灌，神奇地造成开州老城全迁全淹。

长江送给开州一片湖，水域面积15平方公里，相当于两个西湖。

上天如此慷慨，馈赠之时定然隐藏了价值。

果然，三峡成库，库区水位年年周期性涨落，临水地带形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水库消落带。开州沿线备受困扰，城区所在困扰尤甚。

如何破解环境难题，专家学者都在苦苦追问。

有些事也许追问一生，然而答案或许不在远方，而在问题本身。

开州人就这样找到了答案。

“长江深情，转山转水前来看望我们；我们也深情，挽住它消落脚步。”——筑坝。

坝筑好了，水拦住了。以生态涵养治理消落带的问题解决了。汉丰湖诞生了。

青山隐隐，绿水悠悠。汉丰湖从此见证了一座环湖之城的新生，见证了一座美丽之城的长大。

它看见马路横贯东西，楼宇拔地而起，白日车水马龙，夜间流光溢彩。依大山，拥大湖，

大开州拉开格局，新城已成长为面积超过42平方公里、人口超过45万人的宜居、生态、绿色新城。

它看见城在山中，湖在城中，人在景中。亭台楼阁，曲径通幽，滨湖公园、月潭公园、明镜石公园、南岭公园、盛山公园……相继落成。

它看见帆影翻飞，人影憧憧，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国际赛事、国内赛事一茬茬举行，汉丰湖环湖马拉松、龙舟赛、桨板赛、摩托艇赛……一系列大型赛事每年轮番上演。

它看见红嘴鸥翩然飞来，珍稀斑嘴鸭永久“落户”，“鸟类熊猫”中华秋沙鸭频频现身。每年冬季，2万余只鸟儿从北方迁徙到这里“安家”，开州城成了鸟类天堂。

它看见诗人游兴正浓，情不自禁吟哦：三峡碧水自东来，汉丰平湖一鉴开，俨然旖旎风景画，水墨丹青比蓬莱。

三

当夜游汉丰湖成为必选项目的时候，我迫不及待，专程返回开州，只为一游。

华灯初上，星月初明，画舫欸乃一声，犁开一条水带，碾碎了山影，惊艳了星光，霎时满湖灿烂。顷刻之间，顿感山奔人而来，水奔人而来，风雨廊桥、文峰塔、开州举子园全奔自己而来……

友人说，其实，当初，是没有这种体验的。全新之城，一切都是新的，本该是欢欣的，但也是轻飘飘的。

感受不到厚重，会不会是因为根植于地底的开州文脉、浸润于周身的开州经脉失去了依托？

被湖水淹掉的，要打捞起来，让它重新立在岸边。

恢复文脉，厚植根脉，把沿湖最好的地段让给“文化”。

东汉末年，刘备以汉土丰盛赐名开州为“汉丰”县。彰显文化，从长江馈赠的这片湖出发，汉丰湖因此得名。

元和十三年，唐朝韦处厚出任开州，寄情山水，托志云月，吟咏出宿云亭、隐月岫、流杯池等“盛山十二景”诗，白居易、张籍为此“诗和长安”。“远澄秋水色，高倚晚河流”等盛山十二景诗，绣进了汉丰湖四周亭台楼阁。

“开州的举子，云阳的盐，万州的烘笼双沿沿。”“公车上书，开州六举子慷慨陈情，数居全国前列。”“文峰耸秀，科举文盛”，开州举子园应运而生。

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，手持青锋卫共和。刘伯承19岁从开州到万州，参加辛亥革命学生军，从此戎马倥偬，成为共和国一代元戎。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的倒影，仿佛让人望见旌旗招展，虎吼雷鸣。

故城九街十八巷中的代表，巴渝民居、老城墙、盛山堂、培俊堂，次第复建，纷纷登场……

岁月本已清寂，所有的优美、壮美或是凄美都已隐入历史。谁曾想到，上下1800年历史，沾染了水气，悠悠然复活，悠悠然转身，悠悠然走向今天，在汉丰湖畔团团围坐。那些遥远得渺茫的微光，历史风雨中刀光剑影后的静谧，文人士大夫踏花归来马蹄香的翩翩风姿，故乡的田土、山野的庄稼扑面而来的乡愁，化身不朽不灭的火把，凌空照拂着这湖这船这人。

如果有一天，你到开州，看见汉丰湖，碧蓝得如此浓郁，清澈得如此单纯，恬静得如此深沉，灵动得如此轻盈，你一定会像我一样惊呼：呀，这多像眼睛！

眼睛是会说话的。

跟汉丰湖也会说话。

所以聊天，我们会问：年年岁岁，湖水的水像悠悠白云聚聚散散，世间的人像花谢花开去了又还，开州像传说中的凤凰已经涅槃。如今聚拢的水还是旧年的水吗？如今回来的人还是旧年的人吗？如今重生的城还是旧年的城吗？

四

因了汉丰湖，开州通江达海，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。因了库区建设，国家大力扶持，两条高速公路直达开州。因了故土翻天覆地的变，那些开馆子、拆房子、建厂子、造房子、包场子的开州人，陆续回流，扎根重生，枝繁叶茂。

历经万水千山，依然心有挂念，便是爱。

我一次次地返回开州。白鹭飞来时候，去看汉丰湖；夏荷初绽的时候，去看汉丰湖；秋清风宁的时候，去看汉丰湖。看朝霞满天时的汉丰湖，看日上中天时的汉丰湖，看月明星稀时的汉丰湖。

我凝视汉丰湖。在与汉丰湖的长久对视、对话中，我越来越读懂了开州这座城，读懂了开州之“开”的内涵。

开州之“开”，是开明，是开放，是开拓，是开创。

（作者系开州籍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B 百姓故事

那年泮儿高考

■ 姚明祥

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来临，千万家长的心，要蹦出喉咙了！我也想起了几年前泮儿参加高考的情形。

6月7日，天气晴朗，上午考语文，下午考数学。全家进入了实战状态。平常习惯早起的我，却没有如常起床，生怕自己的如厕洗漱声过早惊醒了泮儿。妻子斜靠床头，一夜无眠，不到7时，也不敢下床走动。她说，没考的人都如此紧张，不晓得参考的孩子有多紧张？我说，没事，一切顺其自然。

妻子已将蛋炒饭端上桌。坐着吃饭，泮儿的一只膝盖不停地上下颤动，脚后跟敲击地面，“笃笃”有声。我说放松些，高考虽是一辈子重要的考试，但今后人生还有许多比高考更重要的“考试”，都要勇于面对，作为男子汉，不要害怕。

“晓得得了！”泮儿明显烦我多嘴。

妻子恨我一眼，我溜一边，悄然无趣。谁也没有再说话，空气有点凝固。

这时5岁的么儿起来了。一向好动的他，默坐沙发上，看着他的哥哥。我趁机教么儿说，哥哥金榜题名！么儿怯怯地：“哥哥你金榜题名啥。”泮儿侧脸：“谢谢！”又吃了两口饭，搁下了筷子：“不吃了！”

总共不过几口饭，平时哪吃这么多？我和妻子劝，还早，慢慢再吃点。可泮儿说：“吃不下，不想吃！”我细声说，再怎么也要吃小半碗吧，不吃点，等会心慌。他大声说：“吃多了懒得跑厕所！”我一惊，拉肚子？几时开始拉起的？拉了几次？他说：“没拉几次，只是想拉！”就去厕所蹲了一会。也许精神高度紧张，引起肠胃紊乱吧？我泡了杯淡茶，让他喝几口，醒脑提神。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又怕引起他心烦，连常规的祝福语都没说一句。

他背着书包，穿鞋出门了。我也赶紧套鞋追出去。他已下四五步楼梯，回头说：“你不来。”我说我送你。他说不用，仍不停步。儿子个高，我个矮。儿子在前，标直地走，我在后，驼背地赶。

我追上他，无话找话：“身上有零钱没有？”他头也不回：“考生坐车不要钱。”

站在街边，抬手招了招，驶过的好几辆出租车都没停下，车内都坐满了考生。此处不好赶车。泮儿稍稍片刻，迈开长腿，往南走，步行几十步，到公交站台。我紧跟过去。公交未到，我有点急了，想拦下同向的私家车。不管认识与否，讲明情况，他们定会乐于相助。正举手间，一辆出租车拐过来主动停

在了泮儿身旁。我向师傅抱拳致谢。泮儿随着车流向北考点驶去。我给班主任发微信：孩子已出发。

县城考点设在城北二中。妻子辍学得早，此生没参加过什么考试，对此很新鲜。我虽然参加过高考，那也是几十年前的旧事。这次，泮儿高考，我们决定去现场看看。

上午8时过，我们搭上公交车。乘客们并未热议高考，仿佛司空见惯。临近二中300米处，在主干道中央，横着一小牌：高考期间，严禁鸣笛。这才有了高考的严肃气氛。

高考期间的校门口，不同寻常。交警两人一组，站成一排，连成一线，顺着街道中央，指挥过往车辆，慢速行驶。不远处街边，停着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，都严阵以待。学校大门一侧，搭了几个遮阳棚，几个高考服务站免费提供面点、饮料、矿泉水，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。

家长们远远地在考点外围，或翘首以盼，或坐着等待。其实根本看不见自己孩子的考试情况，然而心都与孩子息息相通。姓名写了没？考号填漏没有？在跑厕所吗？课桌上面握笔的手是否如平常一样“沙沙”听使唤，课桌下面曲立的

膝盖是否还在不停地“笃笃”杵地？思路通畅？还是一片迷茫？渴不渴？出没出汗？等等。千言万语，凝集成简单的两个字——担心。

下午我提前20分钟到考点接泮儿。接着考场非常壮观，好几辆大型公交车停着，出租车、“高考志愿者”社会服务车辆，双排挤着停靠了一里多长，让人感到温馨无比。

家长们如长颈鹿般引颈期盼，往前直扑，生怕瞧漏了自己的娃。考生陆续出来了，有扬脸的，有垂头的。有的家长不停地朝学校大门出来的娃挥手：“乖乖，妈在这里！”“么儿，爸在这哈！”

考生都快出来完了，可我仍没接到自己的泮儿。正在疑惑，妻来电话：“泮儿都找屋了！”那么多学生一时涌出，上了年纪，又近视，难怪看花了眼。

高考期间，作为家长，真的帮不上什么忙，考好考孬，全凭孩子的临场发挥。弄了好吃的，孩子没胃口。担心孩子误时，孩子其实早用手机定了时。家长一心扑在高考上，无心做别样事，只是操心，其实也是瞎操心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相信孩子，是家长最该做的吧！

（来源：《重庆日报》）

Z 智慧人生

趁着天气阴凉，王大背着一把斧头上了后山，李二提着锯子紧跟其后。

随着两声沉闷倒地的低吟，后山仅存的两棵杉树溅起一阵尘埃。

夜晚，瓢泼大雨如期而至，王大想不明白，屋后这么牢固的土篱笆，怎么还是挡不住后山的大水。

李二更不明白，记事儿以来就没见过后山发大水，望着被山水冲得乱七八糟的院落出神。想着后山，小时候父亲带着自己在密林中捡蘑菇，清晨的后山总是湿漉漉的，每次从山上下来，衣裤都会被树叶打湿，如今后山怎么空了？

五年前？不，三年前，那天王大到后山砍了一棵树做锄头，回来就被王大爷劈头盖脸地大骂一顿，这么多年李二还是第一次看到王大爷子这么生气。

后来，李二修门框，也去后山砍了一棵树。那一次，他可比王大还惨，三十多岁的人被自家老爷子一顿狠揍。老爷子可真狠啊，就着刚砍下来的木块朝李二身上招呼，可他心里不服气：王大砍得，我也砍得。

后来啊，后来，王大做桌子，李二搭猪圈，王大做楼梯，李二修后院……不知什么时候，后山的树叶没那么密了，后山也不再长蘑菇，打湿衣服的密叶不知何时消失了，从山上下来，总是一身的灰尘。

是啊，后来后山就秃了，空了。

此时的后山光秃秃的一片，王大爷也想不明白，那些年的日夜哪儿去了？

王大爷闭上眼，思绪飘到五十年前。五十年前？那时他俩都还是年轻小伙呢！旁边的李老头沉默着。

五十年前，那时候一下大雨，后山就会发大水，王大爷山前的几亩薄田经常被“漫灌”，李老头家的旱地更是遭殃。

于是王大爷约上李老头开始救治后山，每天披星戴月，这样干了多少年？

身旁的李老头无法回答，王大爷自顾自地说着。

十年吧，对，早出晚归的十年呵，那年李老二刚好出生，可把你高兴坏了，非要拉着我到后山喝酒，就在这个位置，你说这儿可以看到整个后山的树林，舒服。

也是那一年，高粱第一次丰收，酿出来的酒啊，烈。那时这群孩子都长得比我要高出许多，枝叶茂密，多好。

从那年起，不管多大的雨，后山再也没有发大水。王大爷倒了一杯酒在李老头面前，喃喃说道：“这壶酒啊，就是那年的高粱酒，快四十年啦。”

说完，给自己也灌了一口，乘着星光回到四十年前的后山，绿荫葱葱，层层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，王大爷缓缓闭上眼躺了下去，朦胧中仿佛看见一抹绿意。

寻了一个夜晚，王大终于在后山李老头的墓前看到了王大爷，王大搀扶着王大爷准备下山，发现李二在不远处也跟了上来。

看着荒颓的山坡，两人相视一眼，李二默默拾起王老头的酒壶在李老头墓前倒了一杯，自己猛灌了一口，又递给王大，王大接过也灌了一口，两人吃得剧烈地咳嗽，呛得眼泪不停地流，这酒火辣辣的，真烈啊！

第二天，王大上山来了，扛着两把锄头。李二也来了，背着一捆树苗。没人注意到李老头墓边一株嫩芽上托着晶莹剔透的露珠。

（作者单位：开州区委统战部）

后山

■ 张泉阳

